梅巖文集卷五

宋 胡次焱 撰

論

論始祖

按諸本皆以明經為始祖而公附見其上發本先以三公為始祖且愛友衣者本為以三公為遠祖周本于譜前載一條云親承先公貢元面諭以三公為始祖非

是燚恭覩柳湖先生焚黄祝文以明經為始祖又覩積善居士熙寧間親録祖墓山水以明經為一代祖而以三公為上高祖則先公之言有自來矣燚切謂始明經則于三公為寡恩始三公則于明經為失實通判撰承事行狀與自誌其墓皆曰明經遂冒胡姓謂之冒則非為父子審矣安得以三公為始祖耶稱遠祖稱上高祖始明經而于三公則未有處也且三公載明經以歸方在襁褓鞠育教誨恩均怙恃况又行位排第十七意其

鴈行必多明經公單子一身兄弟終鮮令其行位若此
益如今所謂義兄弟云者其于三公當為義父子矣猥
見欲以明經為始祖三公為義祖往來于懷未敢自信
一日得太伯祖嘉定四年所作慶源圖跋讀之有義養
為子之説又一日得時發太伯祖建中靖國元年所作
積善居士墓銘亦曰義養為子然則明經為三公義子
則明經子孫的然當以三公為義祖無疑矣五代史因
養子立義兒傳而李昪先過房徐温遂奉温為義祖

亦一證云

論姓氏

𦬁謹按明經為大唐喬安定三公載之以歸遂冒胡姓五代時中明經科世因以明經表其族𦬁切謂以胡為姓當以明經别其氏何以言之古人有姓有氏後世混焉非也吕東萊曰姓者統其祖考所自出百世不變氏者别其子孫所自分數世一變項平庵曰姓者諸眷之所同氏也一房之所獨書紀堯之嫁女曰釐降二女于

嬀汭嬪于虞蓋嬀姓中有虞氏則舜之家所獨稱也故言嬀以著姓虞以別氏後世別而為氏者久之遂忘其本姓嗟夫此史職不修之過也古者奠世繫別昭穆小史掌之智果別為輔氏則太史掌之史職廢而宗法壞或避難而以踈為束或避仇而以棗為棘或因嘲謔而增氏為民或因省文而減邑為朱或因所慕而劉為員矣或因所乘而田為車矣或以妨父而喬為陳矣或以尊諱而慶為賀矣國轉為郭奚轉為稽步揺轉為慕容

則以聲近而訛矣京房推律陸羽筮易老子指李樹則
以恠誕而稱矣至于折裂敬字為茍為文殊不知敬左
從茍非苟也敬右從攴非文也夏侯因官改滕而其孫
又因外家改孫紛紛籍籍惟意之從姓氏遂謾不可究
史職廢而宗法壞可勝嘆哉胡本舜裔今以明經氏表
之庶有以自別于陳胡公之後不亦可乎或曰文正公
嘗自朱還范明經公何不自胡還李曰張孟以幸進之
恩遂冒灌氏李元亮以養息之恩遂冒駱氏忘恩背義

況不為張李者乎夫以帝王子孫而遇搶攘微子所謂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逃名自全之不遐安敢立的以來衆矢與文正公事體殊異也曰今可還復其姓否曰明經公不克自改其子孫烏得而改諸身自冒之身自改之范文正公是已曾祖父冒之則子孫不得而改之文潞公是也故曰姓胡氏明經其庶矣乎

論過房

夫子為政必先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其極至于民無

所措手足名不可不正如此夫族中過房有以姪孫為子者其弊則所生兄呼過房弟為叔又有以姪曾孫為子者其弊則所生父呼過房子為叔又有以弟為子者其弊則同父弟呼過房兄為姪名之不正莫此為甚元發引刑統内一項云元無子許立孫仍以所生父為世次以姪孫或曾姪孫為子者可援此例依所生父世次降居本行可也但以弟為子未有所處元發引袁氏世範云茍不得已則兄撫弟為子弟事兄為父不亂昭穆

可也竊謂此說可以篤情誼非可以奉祭祀何也謂如兄撫弟為子假使弟有兩子將來尚可分繼如只有一子則將絕兄之後矛抑自絕其後矛此亦無所措手足之驗僖之繼閔春秋不書即位旣以正逆倫之罪而躋僖公之書又以正逆祀之罪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春秋所以屢譏也降尊為卑與升卑為尊其亂昭穆等耳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可不慎哉

論稱呼

子以上稱公以下稱郎此例不可易澤本自謂一行起悉易郎稱哥以謂郎為輕燚竊謂鄉俗雖以郎為輕考之古則不然按唐朝以張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宋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為卿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則郎者奴稱主之辭也尊稱也然韓文公呼姪為十二郎王文正公謂兒子二郎必做則郎者父呼子姪之辭也卑稱也又按後唐莊宗時三司使孔謙之兄事伶人景進呼為

八哥八哥者弟呼兄之辭也尊稱也又莊宗呼其子維
岌小字語張承業曰和哥之錢可與錢一積則哥又父
呼者雖在下而以公稱焉亦依所生之尊卑而稱耳族
中有為僧道者或謂其離俗出家已不拜祖父録之無
義放文公法遂並黜之予謂彼雖離俗出家無其祖父
而吾之録之亦欲見祖父之有子孫而不失為忠厚因
以祔藉家傳所載如貴且顯者有賢德者有能文者故
未及盡知盡載非敢取此捨彼方將廣求博採不一書

之若為人子孫者亦盡自條陳其祖父之事以附乎中
毋徒罪編者

議

孝善胡先生謚議

宗老勉齋先生以乙未十月終于正寢其門人俞洪等一百五十人援王文中孟貞曜例謚曰孝善以其議徵次焱詳覆次焱曰孝非易能也孔門弟子在魯論惟閔子騫以孝稱善非易能也孟門弟子在軻書惟樂正子

以善稱勉齋殆合二子所長而一之者耶雖然孝善一理耳順親有道明善為先善繼善述始謂之孝閔子騫豈不善樂正子豈不孝孔孟姑稱其一節以槩其餘耳為孝子必非凶人為善人必非逆子吾家勉翁行躬躬然若不勝衣言呐呐然若不出口豈有毫髮害物之心者葢有終身之慕則亦終身惴惴然修身慎行惟恐少有虧欠以貽辱先之議是其善也是其所以為可欲謂善施由親始孝則善之本不間其父兄昆弟之言推而

與人為善善則孝之擴以繼善言則秉夷降衷孝自善出以積善言則處巳待物善又自孝出固一理也謚以孝則聞其風者梟可化為慈烏謚以善則聞其風者虎可化為祥麟表其孝善足以愧天下後世之不孝不善者匪惟發潛德之光亦足為風教之助族子次焱覆議如前

欽定四庫全書

梅巖文集卷六

宋 胡次焱 撰

說

三十六宮都是春說

一說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乾一加兌二為三又加離三為六又加震四為十又加巽五為十五又加坎六為二十一又加艮七為二十八又加坤

八為三十六乎謂乾一兊二以下乃卦之次第非謂乾
果一數兊果二數也此說未當二說乾三連為三坤六
斷為六震坎艮皆一陽二陰皆為五巽離兊皆一陰二
陽皆為四乾三坤六震坎艮共十五巽離兊共十二亦
三十六乎謂以八卦分陰陽爻而陰爻占二陰何以得
一倍于陽也借曰陽卦奇陰卦偶奇則一偶則二然陽
以一爻為一宫而陰乃分一爻為二宫義將安取此說
亦疵三說以十二卦配十二月十二卦共七十二爻陽

爻三十六陰爻亦三十六或謂天根月窟指復姤也前二說無復姤當以此說為優子謂陰陽為三十六爻共七十二爻而此但曰三十六宮是指陽爻為言邪指陰爻為言邪抑合陰陽為言邪亦含糊不明四說易六十四卦分上下經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多少不同者以反對論也上經無反對之卦六乾坤頤大過坎離是也除此六卦外只二十四卦以反對論則二十四卦只十二卦搭起無反對六卦只十八卦耳下經雖三十

四卦而無反對只二卦中孚小過是也除此二卦外只三十二卦以反對論三十二卦只十六卦搭起無反對二卦亦只十八卦而已如此則下經比上經多四卦雖若不均而合有無反對䄠補論之皆十八卦則極其均上下經皆十八卦故曰三十六宮月窟在下經天根在上經皆自然之理非人力可以安排也其曰三十六宮都是春春只是生生不息之意所謂生生之謂易是也管見以第四說為優或曰六十四卦何以有反對者又

有無反對者其義安取曰此此則七易嘗言之矣得陰陽之純者無反對（乾坤是也）而肖乎純者亦無反對（頤肖坤大過肖乾）得陰陽而居中者無反對（坎離是也）而肖乎中者亦無反對（中孚肖離小過肖坎）此說甚善向見南軒解雜卦凡無反對者云只此卦無反對之畫而不言其所以無反對之故疑亦未能參透此旨也

問愛蓮說

六合一窑木焦草燖時兮有蓮爛其錦文畏赫曦

之鬬艶鵲晚風其薦馨予嘗棹舟西湖問訊鷗鷺之羣浩吟李白宋之問之歌之賦以驅除祥暑為一餉樂也則作而曰我濂溪夫子非流連光景者而雅意愛蓮豈若太液池邊若耶溪畔昵昵兒女態哉歸取愛蓮說讀之忽若有得乃為之說曰佳哉蓮乎有花可以爽人之目而又有實可以清人之心花之得名君子有以也楚楚其容儀濟濟其風度而究其功用曽不足以濟人利物則不得為

君子芳心艷葩徒以供富兒俗子之遊翫清芳麗色祇以輸騷人墨客之吟賞而究其成實上不登俎豆之列次不入藥籠之需則不得為花之君子何則君子者有華有實有德義有功業相稱水陸草木之花其華而不實者何可勝數姑以愛蓮一說論之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而堪嘆牡丹如斗大之句于實竟何有哉菊花之隱逸者也而殘菊飄零滿地金之句于實竟何有哉隰有荷花則異乎

三子者之撰請先論其花而次論其實可乎八九紅芰婉姹晚顔蓮則與霽宜霢霂霏霏滑肌香潤蓮則與雨宜南薰其徐檀心清遠蓮則與風宜氷輪嬋娟玉簪隱映蓮則與月宜含英咀華幻其肺腑寫之十指勃勃生意則蓮與詩宜拈芳掇艷斛入尊罍平生不平散從毛孔則蓮與酒宜炎歊之氣惔焚之暑一見此花辟易三舍故曰花可以爽人之目乃若麝囊既收蜂房告成緇墨其衣氷雪

其肌挹沆瀣其满腔收絲綸于户牖渴者得之如
瓊之漿饑者得之如玉之乳不特此也岐伯黄帝
與夫扁鵲倉公下至陶隱居諸人著書濟世起膏
肓而生全之必以蓮實為功在人心品在甘草國
老之右故曰實可以清人之心古今讃蓮者往往
及其華而不及其實而蓮之得為君子者其成就
竟不白于天下而後人亦遂以君子為無益于人
國亦可悲夫天之生君子也甚難而人之自樹也

尤不易宜有以發執事之歎也執事且曰白露既戒百草先零向之天機雲錦收拾何歸且指以為造物者之不少借物若有以惘之者愚則謂此正造物者所以大蓮之成就而斂其華將食其實者也葢扶輿假天之時天所以昌蓮之華其顯然在人目者誰不欣于一遇白露既戒之時天所以堅蓮之實其隠然在人心者誰其知之此觀蓮法也亦觀君子法也騷經以香草比君子庶幾知蓮者而恐鶗鴂之先鳴傷美人之遲暮憂讒

悶怨憔悴枯槁自殞其華自剝其實不識此義亦可憐矣自有宇宙已有此蓮更幾千百年知之者屈原周子而屈原知之尤未悉他何望哉或曰愛蓮說以菊與牡丹比而言之若是班乎予曰不然菊與牡丹不足以儕蓮而蓮則兼乎菊與牡丹故周子以君子許之君子人歟進可同牡丹之富貴而盛行不加退可同菊之隱逸而窮居不損故其富貴也小則居王侯之幕進則對令狐之炬以至班從槖歌相府而富貴不能淫也其隱逸

也則制芰荷以為衣集芙蓉以為裳以至歌碧筩搴木末而貧賤不能移也故夫太液昆明金池玉砌君王一顧公侯嗟賞時則與上林之牡丹同一富貴而蓮不以為泰自華自實自爾也荒塘汚池菱芡交藂樵夫牧子蹂躪鄙薄時則等東籬之菊同一隱逸而蓮不以為辱自華自實自爾也嗚呼使屈原知此亦何至不自聊賴邪行汨羅葬魚腹君其悶之水濱而風月襟懷庭草意思九京可作吾誰與歸思濯滄浪之清欣對水花之淨

願執筆從先生後相與訂離騷經衍愛蓮說以告世之名為君子而獨不為蓮也者噫嘻世之名為君子者非不何郎其肌也非不荀令其香也而其實竟何益于生民之利病謹毋徒詑其華

銘

書厨銘引

予所有書陷于池陽逐旋搜索僅得一二貧無篋簏可盛煙塵汨没甚矣債轂造麗厨二面戲為之銘

其左

麗房櫞廚殫巧琱塗匯藏錦綺即緼貝珠庾良是貯衆
玉是儲鬼瞰其室盜穿其窬積而不散殃咎與俱吾廚
拙樸而華有餘匯寶珍是華其華以書經史子集圭蓽
椂渠奎璧委照藜杖分輝用之身則淵騫思輿否則饕
杌敦奇用之世則三代唐虞否則五季秦隋故吾身以
之賢愚而吾世以是隆汙雖器小而用大豈貝玉之匾
匾然則高下四層者格致誠正之級而闔闢兩扉者脩

齊治平之樞視曹倉信陋矣比孔壁其庶乎

其右

維陸維朱廚書以腴藐予性頑廚之以木木以廚書若手未觸何補修身祇取娛目必虛心涵泳義精理熟必克己省察辨明行篤蓄而弗讀曷若勿蓄讀而弗行曷若勿讀文詞柳箧記問李簏止摭厥艷第熏其馥入耳出口乃書之辱近裏工夫其何能淑博我以文歷覽前躅約我以禮鞭辟佩服多識既融一唯已足心齋坐忘

梅巖文集卷七

宋　胡次焱　撰

跋

跋朱伯純程文

辟雍廿載蘧篨備嘗方欣白苧之拋嗟嗟辰乎何來之遲乎俟泮一宫藻芹將采已痛丹墀之換嗟嗟辰乎何去之速乎黙軒朱友以其乃翁伯純同舍吳門府博乙

亥期集録及所為程文寄示併徵予序予受而讀之浩
嘆來遲去速之辰泣然屑涕雖然士之所以行世者立
德為上立功立言次之科第特借徑耳伯純父厚德懿
行雖未得少見于功業亦已大見于文章雖未得橫經
博士席振刷湖學三百年來之墜緒亦已得解褐崇化
堂結束何啻二十餘年之公案其不幸中之幸者歟雖
然幸有大于此者文中子遺書散逸賴福疇搜輯辨類
分宗傳為素業然後中說世家等始行于世太史公臨

于舍誼恝矣幽冥之中負此良友自咎奈何自愧奈何嗟夫心之聲為言言之精為文圭復此集恍兮如見伯純父生前之精神惚兮如聞伯純父没後之謦欬伯純父死而不死也問何以不死曰有子黙軒顧言勉旃他日立揚當有出此集之外者里舍生胡次焱濟鼎敬序

時大德辛丑仲秋中澣日書于藏雲閣之五休堂

跋輶軒唱和詩集

六飛南渡使金者幾三十輩其得生渡盧溝而南者番

易洪公皓新安朱公弁歷陽張公邵繼三人耳洪公張

公十五年朱公十七年其歸皆以紹興癸亥秋八月此

集蓋三公歸途吟卷也今世說檀雪不屈者讙曰忠宣

公而朱張姓名幾湮没無聞何哉忠宣公八男三為名

臣是故貴有子也猶記甲寅乙卯間予嘗為朋友言曰

富如陶石貴如金張未足恃而有子可恃貧如原范賤

如奚敖未足憂而無子可憂請以天下譬之始皇滅六

國吞二周混一區宇氣勢何如是時太公特豐沛中一

細人耳較始皇于太公何啻泰山與毫毛無何而太公為天子父以天下養始皇死肉未寒已為不祀之鬼始也太公欲為始皇不可得卒也始皇欲為太公不可得何也太公以高祖為之子始皇以胡亥為之子此有子無子之效也大而天下小而一家均此理耳史傳所載士大夫家此類不可殫舉姑以近事為証南渡前說詩文家必曰蘇黃南渡後說道學家必曰朱張老蘇雄詞健筆成一家言雖無坡穎無傷也亞夫若非山谷則康

州之名何以顯魏公功在社稷何在南軒之增潤若韋齋不得晦庵竊料吏部聲價未必如今日赫赫也是故貴有子也此予少年之說因讀輶軒集併識于此使世之為人子者知所振拔庶有裨于立身揚名之教云

跋董問軒戒子苦吟說

孔子啟伯魚學詩問軒戒堯叟苦吟然則問軒非詩禮庭歟曰問軒非戒吟戒苦吟耳予謂苦吟者情思迸露如春江浩淼隄不可閘如露筍怒茁石不可壓戒之不

可也亦思所以移之而已移之如何曰羲畫以來聖經賢傳義理微賾而吾曾不能室授氷融則猶夫人耳盍移其苦以研覃科斗書而下十七代史載古今世道升降而吾胷中無千百年典故猶夫人耳盍移其苦以考索古聖賢立身行已可效可師大者羲娥小者列宿而吾曾不能一追逸駕則猶夫人耳盍移其苦以躋攀移其苦于子弟職則入孝出悌謹信愛親當如升梯一步峻一步移其苦于大學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如撑上

水船一篙不可緩一念攻苦將食不下咽卧不安席繼晷惜陰皇皇汲汲畢世無頃刻暇何暇流連光景較拙工于風雲月露禽魚草木唧唧如春鳥秋蟲也邪向也所苦縱到聖處不過李杜而止耳今者所苦縱未到聖處窮可思軻達可夔傅于斯二者宜何擇孔門商言詩賜言詩參言詩小子皆言詩而顔子獨否或曰顔子若孔門之卓于彼固有所不暇也其然耶顔子亞聖卒非商賜可及有自來哉䠞蟲徙𦡊一轉移耳謂荼如薺吾

且奈何敢問問軒

跋胡玉齋啟蒙通釋

宗家者英有以玉齋自號者名方平于予為老友其子雙湖于予為益友此書玉齋所著也歲己丑雙湖擕入閩鋟梓留滯踰一年辛卯秋再往明年壬辰夏季回留滯過一年冒寒暑疲跋涉必成父志乃已允謂孝矣弛擔云初首惠此本嘗復其書曰玉齋平生精力寓于此書儻非繼志述事不懈益勤未有不墜于泯滅無聞者

是故貴有子也十年前嘗跋輶軒唱和詩集極言有子無子之效于今益信嗟夫談史以遷顯彪史以固顯故曰貴有子也然此史學也非經學也充禮以裒傳曾書以祉傳故曰貴有子也然此書禮學也非易學也乃若梁丘賀之有臨劉昆之有軼張興之有魴伏曼容之有晅易學傳家父作而子述之赫乎相映故曰貴有子也夫啟蒙者入易門戶也王齋既為通釋雙湖又為本義附録非惟橋梓相映楂梨兼美且將突過烟樓此又賀

臨以來所無者嗟夫箕裘失墜者固不足言矣其或苟安憚煩無以張皇先美為不朽計雖讀父書亦無取焉古今嗜學著述如玉齋者豈謂盡無其人無雙湖為之子遂使潛德弗耀抱恨幽宮雖謂之不孝可也有是父有是子有是子有是父或曠百載纔一遇爾吾于雙湖此舉敬歎無射其中大義奥旨尚遲紬玩嘉羨之劇亟題此卷端度置几間俾有目者必觀有識者必羡非徒贊揚雙湖亦以勸天下之為人子者併書一本寄雙湖

云七月辛巳宗末次焱濟鼎敬跋

書文公感興詩後

文公賛陳詩以為雖乏世用實物外難得自然之竒寳至自言其詩近而易知皆切日用然則陳詩如金膏水碧有之固可玩無之亦何損文公詩則布帛之文菽粟之味有補饑寒生人不可一日缺者雖然文公自謂近而易知愚則謂其近如地其遠如天學者可以易知而忽之哉次焱謹識

梅巖文集卷七

篇孔際八索而作十翼顯仁藏用精義入神惜秦皇指
為卜筮之書而漢儒未達乾坤之藴髙丁相為授受不
離災異之談王何未悟幽明反扇虛浮之説末流浸蕩
本旨遂湮自無極太極之説明而頭腦不差自先天後
天之圖出而毫髮無憾究象中之理則顯微無間知理
中有象則體用一原程叔子僅發明其七分朱太師遂
折衷于百氏室受千古閣束九師政應主賔之小生寧
覩韋編之大意如次焱者口吃而心甚辨貌寢而氣自

翔蛟躍之文賈予餘勇亦敢詰龍蟠虎踞之地與衆先登巍然立赤幟于廣場幸爾復青氊之舊物板橋霜茅店月行矣爐亭慈母線遊子衣蕭然囊槖明復得文正公而始安于學老蘇因雷曲尺而大掘其名昔賢猶假于梯媒今我孰與之爐冶茲螢伏遇某官家聲彬鬱光昭十德之門人物挺生富擷三山之秀仁義足以金湯國勢文章足以黼黻皇猷曾司模範于賢關適值縱橫之姦相士流厄甚當時皆至于吞聲國論謂何明公獨

為之揮涕知彼哉彼哉之不足與立則歸歟歸歟以自遂其高公道晦而復明正人去而旋用曾謂黃山白水足淹皂葢朱幡潤九里而及京師宜把麾于輔郡先一州而後天下即正位于台躔次燚獲仰哲人益鞭末學去與生徒億萬計之列来參太守二千石之糧北面執經敬納黄堂之拜西雍鼓篋願分丹鼎之餘庶早螢壁水之聲當候謁河堤之路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與貴池縣郭宰啟

伏以抱琴弄月獨會心井上之梧桐搖筆望雲漫有意
庭前之桃李盍謂讀翰林集于暇日有以慨秋浦縣之
遺風吾甚慚柳少府之賢公何嘗崔令君之似敬枯李
句疎告瓜期恭惟某官判縣軍正院轄郎某先生清哉
千畝竹之襟懷沛若萬斛泉之筆力勁節昂霄而心則
空洞餘波及物而源則泓澄萬八千丈台山巋然地望
二十四考書令赫矣家聲粤從賓劒鋒之陳以至摧莞
務之委政皆可紀民有去思謂宜吁閶闔呈琅玕峻躋

駕序何乃紐金章綰墨綬來試牛刀如絃之直如鏡之明乃氷之清乃玉之潤烹鮮有道豈美貴池之魚飛鳧而來獨詠溢江之鴈殆造物巧為溧陽尉之地俾掾曹獲事彭澤令之賢況集鳳降鸞不吠花村之犬則觀魚射鴨免聽茅舍之雞秖恐騰嫗室之歌宜即峻蒸臺之築直史館罷犀帶則固我朝縣大夫之異除敕行部去襜帷是亦君家州刺史之故事竚見讙迎于竹馬未容終庇于梅曹次焱家住紫陽世傳黃妳儒而甚腐罔知

朝四暮三之術為何如貧不可醫惟有滿七除二之祟相從耳菽水取之破硯冠帶遊乎園橋看長安花遂復青氊之舊物揷齊山菊敢畀黄綬之小官蓽圭需次者五年癸瓜忽香于四月小人有毋寧不喜捧檄之榮君子愛人幸且隷垂簾之治願寛轡策俾邏引刀分青士一葉之陰冀白水餘波之及憩其辛苦洗此酸寒我有二天儻獲安于吏隱河潤九里願勿替于祖風式仰陟庭未嫻楮札

與貴池縣于丞啟

伏以庭有四老槐千挺竹暫淹陰德之子孫門垂五色棒十餘枚行奉教條于長史跪貢鯉魚之尺札用塵雁鶩之文書恭惟厚德鎮浮長才濟劇南龍山北牛渚鍾此巨人朝閶風夕崑崙特其餘事再稽氏族允謂世家豈無露布之雄文興言廟貌亦有瀛洲之清選見録畫圖展也典刑付之坦率桃浪負春風之約菊香看晚節之濃奏子大夫之篇成功則一猗縣校官之席私淑者

多盍翱翔于要津安徘徊于賛府佳節落暉之故在何
惜登臨晚花高枝之依然政須嘯詠不妨通判一邑之
暇而追有唐三賢之蹤世俗雖指為閑官當路已知其
廉吏松庭借重蔗境漸佳花綬傍腰新僕方欣于執御
玉勒爭門入上已賜之追鋒雙隆之勢無休尺五之天
甚近次猋此志頗大其才則踈曾無地以置錐徒有書
兮滿屋幼被慈母之教恐為烏哺之罷人長遊賢士之
闕幸忝龍門之進士不料青衿子之脚色而為黃綬吏

之頭顱然三癸貴于建親而一命皆可及物況遭陳南仲之簡静足慰孟東野之酸寒貿然而來恃此無恐讀藍田縣丞之記定知破崖岸而吟哦誦秋浦少府之詩幸與發芳菲于蕭索心傾罙切辭納奚殫

與貴池縣趙簿啟

西昌主簿之餐菊花滿松庭秋浦少府之樹桃瓜香葵戍行矣執弓刀而儆邏庶乎裨符檄之勿稽驟事為榮適名為謹惟君世綿石葛家住霞城神亮子一十八人

時維帝胄天台山萬八千丈鍾此地靈温然白璧之無瑕直若朱絃而不撓高第既同于唐李擢進士科清官盍比于漢劉望天祿閣尚煩麟族以重鸞棲簿領有是人其願為金瀨徘徊之地貴池壯哉縣恐難留玉林瀟灑之賢高士且不屑之大賢豈久鬱者證以我朝典故張商英由通州而擢寺丞參之前代姓家趙宗儒去陸渾而登宰相況為龍種式傒鳳泥次焱趑趄囁嚅而拙有餘牢漉仃儜而貧愈甚熊丸教切粗識一丁烏哺恩

深妄謀三釜我固倖牛溲馬勃之見取人或笑獐頭鼠目而求封母線兒衣得與圜橋之冠帶君恩御墨遂弛利市之襴衫乃以東魯之儒而作南昌之尉將營甘旨豈較酸寒切庇管轄之司庶安巡捕之職詰習鑿齒悔三十年之徒勞識韓荊州雖萬戶侯而不願同僚幸甚臨楮躍然謹奉啟事專人捧詣

催裝啟

芬芳芸閣天啟佳姻馥郁菊坡星言夙駕聲已馳于百

兩輪則御于三周催隠芙蓉敢投木李鵲整河邊之翅排橋直透于隴西鳳鳴臺上之簫結伴永臨于槩潤區區所藴縷縷奚殫

札

與貴池縣郭宰札

竊以琴風清穆簾日舒長恭惟潘縣有春宓堂無暑吏民嘉靖元媪翊襄台候動止萬福次焱跪起烏皂之下驅馳桑雉之郊行有日矣通名告至不敢不虔次焱居

嘗誦門前五楊柳井上二梧桐輒以康節詩足之曰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唐秋浦何如今秋浦伏惟梧月柳風絃歌千室雖土潤溽暑何得干光霽之胷襟否則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自有家法在尚何節宣之蹟次焱妄謂詠綠竹猗猗者見竹未見泉是以起王子猷不可無此君之嘆感源泉混混者見泉未見竹是以有田游巖膏肓之論乃若森翠竹于醴泉之池其蒼筤也猶震而其果育也猶蒙誰其無湘濯之想然俗客

不來何也黄綬小吏將得以職事受約束于庭下則自公之暇直造竹所且枕且漱以滌其胷次萬斛之塵渠肯以萬户侯易此願哉遡風翹企次焱仰惟天台一山上應台星元聖所遊化神仙所窟宅鍾為雄傑班班穹壤間者更僕未易數今辨章魏公先生大用之以宰天下為古伊周而判縣院轄先生姑用之以宰一邑為古卓魯非地靈人傑之效耶宰一邑即宰天下之權輿況有二十四考之故事在地望如是世家如是次焱生無

倭舌嘗聞之尉為賤官位卑職賤又為緊官責重事緊賤故難于展布緊故易于曠敗非大夫寬之轡策何以令終次㷀家徒四壁粟儋不儲慈親截髮待師斷機課學幸而不墜詩書之脈于是取菽水于破硯而硯則枯矣旦暮祝于天曰庶幾鍾釜及親有以為節婦賢母之勸乎猥由賢關叨第入仕又幸而隷之麾下作而曰竹本棲鳳而遠枝之鵲或不拒泉本蟄龍而涸轍之鱗或見容此天啟也手提衛城之衣鉢而付之予何敢不力

次嵗聞李翰林歌崔令君則曰抱琴時弄月而其歌柳少府也則曰揺筆望白雲每覽是篇有以想見當時令掾之賢寄徳化于風雲月露間無所事乎持擊也然柳少府之揺筆望雲與崔令君之抱琴弄月或同時與否未可知耳挾筆而來將洗耳絲桐之音庶乎自明矣何敢以柳少府自負而崔令君政未足為先生道也事長之初牽課儷語敬拈此為詞頭而揺筆抒思意蹇語澁彈琴多暇幸一覽而擲之次嵗蟣虱吏爾望五城十二

樓峻在碧霄之上有問則借若奔走後先斯其職矣拱需風旨

與貴池縣于丞札

伏以四槐障日千竹輸風惟君仰佐皂仙平立鶩吏政一簡靜神百撝呵台候動止萬福某惟少府之于贊府也分焉有嚴則書焉不敢不敬夭剡藤以為贄告齊瓜之已香照以巖電幸矣次焱嘗學月令矣日長至陰陽爭謂陽盛而陰遇也君子扶陽抑陰則何以哉敢再拜

告于饔人曰薄滋味所以抑陰又加拜告于御人曰處高明所以扶陽僉書文檄之暇幸留意焉次燚讀曼倩傳未甞不慨想高門之盛而丞相御史駟馬高車赫然照耀人耳目陰德之報未艾其子孫雖去之百世宜必有興者索之當今蔓衍于湖甞欲登青山尋謝公宅陟白紵窺桓公井退而訪西平侯之故家庶幾文獻之足徵也筮仕尉督乃發裔雲匪伊當拜瞻光霽于松廳下矣臨楮精爽飛越次燚仰惟天門龍山鐵甕石頭姑孰

一偉觀往往流峙不能秘其奇則必磅礴鬱種鍾為巨人而長吏實當其會人物九苞鳳閣學五總龜十八學士登瀛洲祖風故無恙也何蓄之厚而取之廉耶肯為花縣作師説復來藍田讀壁記何州縣徒勞而屑屑為之耶聖朝收外府皆是九天除四輩趣召幸匆曰子姑去予方有公事次焱聞之尉為賤官故位卑而難展布又為緊官故責重易于曠敗儻非長吏庇之萬間何以令始而善後次焱天賦甚拙鬼笑其窮慈親熊丸教育

眼粗識丁猥以六館諸生叨奉常第塵埃挿楚非吾志也顧欲為毛義之喜耳然而貴池地大人稠徽巡匪易儒腐初筮凜乎負蚤退惟丞貳一邑無所不當問寬轡策以來之宏波量以容之庶乎免矣叅覼有日此禱其真某恭想暇日吟哦與松風除水相清越食煙火語不當唐突其間然駢儷通名禮也囁嚅遣荷惠徽寬擲甚遥望方壼員嶠隅弱水之萬里福英禄萃天畀安愈何問之敢借有泓途驅役敢敢問其目

與貴池縣趙簿札

伏以南薰其徐水花晚靜惟君坐高士軒對賢人酒炎氣辟易神相駢羅台候某惟同官為僚三生緣也已及瓜戍行拜枳庭謹先以賤姓名贄于典籤氏次焱讀易至姤喟然曰稺陰月也金柅有戒止稺陰也推之政事則析黏鳥竿所以柅暴取石佛首所以柅妖故我程叔子之言曰主簿非通易能如是乎月令所謂薄滋味止嗜慾亦金柅之在一身者爾姑舍是次焱歷覽近世郡

邑之好樣得一二大賢或據胡牀以覓句或揮白羽以談兵或落筆奔馬而談論翻河令人起執鞭之想何况文昭武穆之英輿是數美而屑棲枳棘間則聯事而為尉督者其執鞭之幸宜何如之齊山清溪等處李杜遺蹤故在暇日幽尋取其咏歌一一和之敢不捧硯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鑿齒豫以自矜次焱妄謂麟趾之胄龍種之英亦既與齊民異加以天台霞城之所鍾孕古靄了翁之所過化其間必有碩大光明者出為時

瑞豈以簿領久稽耶甲者頌曰峻擢寺丞願為通川簿乙者頌曰由給事中為宰相自有陸運趙主簿故事在次焱謹採以聞非敢為佞次焱竊聞簿尉雖有分職然核檢其稽違與徼邏其乖戾脈絡常相串暨僚同心固其職也次焱魚釜長飢牛衣不煖浪遊壁水偶復青氊筮仕之初早射鴨酸寒溧陽尉孜孜營甘旨讀是詩足見孟郊以一身之酸寒而易高堂之甘旨韓昌黎所以憫而薦之僕何人斯敢辭尉寮亦幸枳棘陰中事棲托

爾匪伊合併顒言提挈次焱闈之楊廷秀為西昌簿賦詩有餐秋菊之句李太白為秋浦柳少府賦詩有樹桃李之句每誦二詩未嘗不嘆餐菊對樹之清致而復以不同時為欠事昔嘆其睽今值其同喜如何耶率課儷語摘此詞頭幸而照爛爛之電次焱惟同官猶兄弟也其于月地雲階之仙敢不上調興居寅想一堂熙洽百祿繽紛有委敢請

梅巖文集卷八

梅巖文集卷九

附録

詩

次胡濟鼎同年三律　曹涇

五經為筍腹便便千佛名髙此作縁貴仕直堪梅和鼎貧交猥為酒供錢連章秋月鴈回翅貯袖天香龍吐涎舊話新情如覿面同年真是我同年

又

共是金明衣綠郎梅仙風致壓仇香人如紫鳳儀丹閣誰則青蚨浣錦囊洛社菜羹時不禁雪堂斗酒夜宜良至尊端肯憐芹曝臣罪當誅自恐惶

又

費却長吟復短吟投瓜投李愧何深吾人只記錢留紙此老能令戶作金擲地有聲知處處如蘭斯臭見心心來章押兩心字柏梁體後八仙賦趾美重光末陸沉被里人排作金戶書

來以為悶

次胡餘學同年四首　　曹涇

對看中秋是好天健來欣為子分田只消菽水歡無盡
況有經書腹可便家事既傳情思穩吟篇謾寫墨痕鮮
惟餘學課隨年捱共我艱劬知幾員

又

金明池上共揚鞭豪氣寧求許祀田不道福碑轟忒早
相逢頹景穩為便牙牌刻處謾誇貴藍綬披來難敵鮮

千歲儘長公論在于中定有好官員

又

桃花柳絮及春敷壹是浮輕匪壯圖幸有田耕并井飲猶勝身屢與妻纑郎君競奕賢聲起老子尊安道味腴便是當年正考父是閒饘粥口堪糊

又

力田元不怵凶饑瘠者為誰誰是肥但得高堂翁媪健定知奕世子孫宜追風騏驥騄仍蹶覽德鸞鳳棲或飛

有酒急須頻對月桂枝香了到梅枝

代東濟鼎同年約其早飯　曹涇

晨炊奉款餘學先生年丈賢翁壻便乞迂步敢以六言四句代柬不敢求屬和涇頓拜

小人難與作緣惡食不妨志道猶勝杜陵岳陽一飯欲從人討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真長曰小人却不可與

作縁山谷貧樂齋云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憶昔上岳陽一飯從人討

跋媒妭問答詩後　程以文

右媒妭問答詩宋鄉先生胡公次焱濟鼎之所作也先生登宋咸淳四年第授迪功郎江州湖口縣主簿以母老改授池州貴池尉德祐乙亥天兵將至池州都統制張林潛納欵請以城降先生奉母亡歸教授鄉里或勸之仕先生賦是詩以見意大德十年以壽終于家後三

十二年復為至元之三年文自黄竹入郡其孫師中適在郡中出是詩俾文書之嗚呼讀柳子河間傳知邪之得以敗正讀先生是詩知正之所以勝邪天理之在人心猶日月之在天也可以缺食而不可以喪其明若先生之心孰得而缺蝕之哉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賀梅巖授湖口縣簿啟

十翼留神屢蜚英于槐市三年選士竟擢秀于楓宸復餉管之青氊慰慈帷之皓髮蠵頭曳綠湖口勾朱華矣

梅巖文集卷十

附錄

書

與貴池縣尉胡同年書　曹涇

涇去冬拜別後無何亦理歸裝以十一月十九日抵舍又以正月三日過相居隨波上下正自可笑濟鼎應憐之也去冬鈞翰曾得力否嘗見孫同年朝瑞云自秋浦

來曾得會面又謂倉使見所投啟事以為上庠人物可
敬亦果然否朱府教縈上涇見附賀書因併拜此朱丈
在翹館從容屢誦才美欲其相與扶持渠亦謂願得一
好朋友求益也今于書中又申言之併乞台意涇身事
未有涯姑置度外所可喜者與東閣諸君心腹稍孚亦
頗有心功再意濟鼎近況想佳諸公有相念者否月廩
足支吾否區區之心以為迎親之署乃第一樂事此外皆
可為也何日過昌化得吃菜根亦所甘心性急馬遲為

之奈何臨風惟有健羨而已人去速筝楮拜此恃至契不及緣飾為恭仰告台照

二 三月二十四日

某頃繇迅便率拜稟函念心交莫如吾同年故一切浮文悉用刋置然亦愧其跡矣來教介來伏領謙答小楷何謹件教何詳了不以先施為譏匪至情安得爾字研詠感極無言雖然所謂里年先生云者非所宜蒙也執事于某有數年之長當年利見之文某手抄口吟心

降氣懾願一北面不可得嘉藉慈恩之契許以兄弟之好已為望外之榮令為斯言當作何顏拜受夫世之以先生二字加于人者為其聞道在先或以年長否則直以權勢在焉爾矣三者某無一有而謂之先生先生欺予哉記去冬賜翰亦有之失于控謝令敢百拜併懇願從茲勿復以云恐傳他日謂執事繆于施某傲于受俱非禮也鈞翰委折謹悉嘗以台翰過鈞覽矣（內帖所求格式一節并呈亦笑領盛意矣）然聶守近有回書首曰某去冬恭拜鈞劄謂

以胡尉之才之美敬嘗齋沐四申云云則是未嘗不仔細也老師謂入僉一事潔堂雖嘗移文執事實未供職則所謂按堵云者因其已入者也據某思之恍如台諭為一皈投劉子只平直叙其卑猥困苦之狀否則宛覓朱丈一語某已力于府教書中言之語又為穩貼又托兩俗神各書力言之不如求此著為最審寧可少緩得之不可欲速如俱不可則且甘苦忍貧俟之畢竟亦是時運所制無如之何少刻卑已求人瑣細已甚縱小有

小得所失已多又不如清苦之為浩然也依綠從紅聊復爾聞士大夫得時行道有大于此者矣伯詵尉閣有便郵專寄一緘見到已就道寄音矣此翁近況甚適但頗患細瘡爬搔不禁葢自掌珠發之延于聖善以及頑尊謾供一笑盧江之役雪前大爽手自申牘豈邊機耶蕪蔓滹沱之事萬乘有之況一尉也遠翔佳況想如來教看來富者常有餘貧者常不足此一定之理分奈之何也濟鼎今所以浩嘆者一以官卑一以俸薄然官卑

實自為之不得尤人既為是官合得是俸此亦謂之天命今却是稍納青衿薄助滲瀡乃為本行生活也士大夫聞貧之不能自存此是好消息學以本政才以任事又廉介主脚有不遇遇則南溟天池矣若某之事却是可笑前冬之出僉謂向陽一到即得鈞翰過淮不可謂之無力去之數月杳不見報而主翁丏歸東果成行矣獨非命耶今為此來敢作妄念近在爐闕之側固如此而止矣其又能甕筭耶僂指戌期以刻為歲欲一學盧

江雪景不可得也先生應重念之意何幸傾倒臨風拳
拳餘俟裔拜伏干台照

三

某幸托同年相視當如兄弟而先生長五歲文學貿出
其上則師表也然距今三十餘年驟而講師生禮見謂
非情正當以記禮兄事之禮為斷然相距數百里兄年
七十一某六十有六而書問之交一用滑稽既乖平仲
久敬之義又犯先賢戲謔害事之戒茲謹釐革前例一

用竿櫝正式首告尊亮某正月抵館二月東宇來會謂知有華翰在浩古處至三月十一日始克領教益浩古來極遲也即欲拜狀而東宇言四月初方歸數日前聞在月半今初五日忽聞即歸遂亟拜此以叙前書之謝來書雖曰諧謔而尊愛之真未嘗不寓于其間以自愉玩則忘疲以示他人則絶倒無所不樂而心終以為善謔不如純誠變而之道固未嘗不如正聲韶濩之在耳也先生才高學富發而為文實是可敬某向來謂若減

得一二十年年紀謹當北面而惜也老矣每見髙作輙
如武庫乍開劍戟森然一一銛利又耐檢點近又于東
宇處見所為醉意記復是滂沛奇詭發欒我多敬謝敬
謝來喻年前頭目之宭備悉使戶之為金也決于忠告
者之一言所謂忙中之錯危途之非聽言之難如此事
既失手何可追悔忍之而已今日得浩古數字曰表叔
餘翁家學二嵗老而益進長表弟尤為富人其能謝俗
躭書嘲弄風月調笑戲謔宜也浩古以所親見為此語

當無釀飾幸先生欣領焉醉意之文既高字畫亦復清
勁某兩眼如蒙霧作字善欹向去此當日甚一日生年
少先生五歲蒲柳不耐乃爾春來賤體却少病能早起
能晝坐事文墨不打瞌睡然傍人籬落為分文百陌計
是謂老醜不若歸而以意眠起閒來繙書或弄幼孫從
事蔬食待盡山中斯為全是令冬遂當結局所見決矣
次孫秋後當娶家無嬴財歲為多費此生竟是如此波
查苦中作樂而止雖然亦天也賜教元日諸詩當摘和

專賜一詩當謹和盡數遣歸示舍弟小兒輩以誇所蒙元韻不能悉記牢嗣貢東宇在近浩古非遠時時有便可寄遠翔令嗣障教者已歸元鎮近不交信弗齋已葬程山愢子名昭祖者即世已久皆謾一知總幾尊照不備

四

某啟五月十一日東宇來領四月晦日書時辛夘生令孫因冗賜字差畧然猶能訝吾孫利市之負欠以愚意

所欲釐革為遁辭則無所不怡正自可喜謹候次孫畢娶併償先生六孫某少一員有出剩政雖頹景迫我兩家子弟能通知二父意安知無餘味耶茲言類于自惑屏息候譴某六月望作暑假巧值亢旱加以老孟光失步如受病閱月方能出戶一是無聊二十三日甫抵館今日為二十五日東宇意言初一又暫歸急拜此新秋尊侯康佳使婘均慶辛卯生令孫勿藥久矣某之同年孫可以入學而猶嬉厥祖父或教之誦詩若他文能調

十字為一連而劉亮但欲聽人讀而默記之既乃單聲自讀每不肯隨口隨聲讀也乃祖亦啗然付之一笑諸令小孫亦當可教讀岐嶷可人也近公行不以是何投充編役之說儒户似有動揺令而知月山之謂餘學必為淘採者范六丈真聖人也前諭衡甫府教惠書意未有可以奉承之理東宇知之見答衡甫一書煩授其令似併致此意某積欠次韻之作尚容續控東宇之東忽棄歲年乃祖隧碑恐成擔閣賴高文傳抄已廣亦不假

金石而壽也却恨一字三緘之酬不如皇甫幽冥之間其或能結草亢杜回乎悶事悶事某乍到百冗復以暑盛且此草草歐公謂杜郎中曰吾徒老大朋遊零落殆盡存者無幾又苦乖離就使幸而相容索然數衰弱翁豈復昔時情緒徒益可悲爾斯言似為吾二人發尊見以為何如東宇來或能賜數字為幸伏乞尊照

五

某七月末一書附東宇行計必達必報曁其來則言台

姊適入州夫能出則康强可賀念孫久已勿藥則團欒之適尤可賀雖不書猶書矣何慰如之先是王浩古將歸信來問有無問訊不欲贅瀆近歸矣八十一月必來倘可賜書勿遐遺也今拜此者同里地理人程樂山純靜老成遊仙里日久古修與之甚熟欽仰大名欲一拜識干吹送知某托年契厚特來索書為容某與言胡判簿與某是一般貧苦人宜自知之又必古修書乃可往設其造門幸與之進而隨宜度事以應之不費錢財而

費筆舌諒亦台慈之所不深拒也儒役仍免亦芘之及尊旆入州為户門何事老而傳矣而猶出乎可念也樂山立竢書草草伏幾尊照

六

某乃八月初東守歸上狀越月而來覓答字無之曰尊旆如州也十月初同里人談地理者曰程樂山索書求見洊拜字戒以必得古修書乃往否則不可未知已至否茲遂入臘計自九月後不知尊履自三月後不得尊

翰其為尊仰豈任下情東宇歸遂又拜此某之近事領
累幸安次孫以前月十四辛卯娶姑女成禮前承戲徵
長孫利市宜併究之然兩家相值亦成畫餅談河耳謹
不敢以為對最負愧者日坐猥冗積欠和詩遄解明歸
當奮力併作俟明春附東宇或王浩古之便尊候清佳
尊婘康共即日又慶尊年七十二歲某雖晚後亦六十
有七三十年前之事絕不入夢見諸公哀哀此心亦如
死灰想見康强有子孫亦是人生一福其貧且賤當安

之耳先生與某大率相類但未必如某之極貧而胷中筆下飽滿伉壯高出于某萬萬則某劣也明矣雖然天者不可强人者猶可勉也如何如何來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猝未休萬勿遐遺伏乞尊照

七

某去年八月後三拜書意必蒙一答正月二十二日過程樂山僅見風水說而止夫猝猝閒能為一篇覼縷又書之又朱其句不憚煩而不能以一字酬八月之欠耶

抵館後知東宇至未見閒遇令姪胡東嘗試問令伯有答書否曰不知然東宇至已久審有之曷不以貺亦疑其遂欲答其為恕我決矣至初九東宇方攜尊翰至值某寓外明曉始克領讀紙極佳為之深感語純謔頗似寡味畢竟尊意如此故嘗欣受而謹藏之七十二歲人筆精墨妙如許非奇事耶未還謁東宇閒忽聞其歸又怪東宇不以語我欠上狀茲為二月二十九日東宇伯姪忽來領社日所賜尊翰只就元日拙吟內翻騰無數

議論意盡止是為一書善哉詎乎比前書稍稍有味矣其為真清江劉前後一色堅瑩恐是咸淳德祐閒物某寠人安得有此感感又以起敬樂山不併覔古修書而見儲即與之共飯併飯贈之言所得多矣某何愧謝如之所欠和詩甚多固是不暇亦以不勝和也望而難之厥既聲迹闊疎不相考擊掣以他冗寢成繆悠此真語也先生所料近于深文矣丏少寛之元日只當一首二首或三四五而極才拙思澁不能以少為多遂以一首

狀一意逐旋砌成姑留以為案沓使它日孫息輩見之知當時景物況味如此爾不敢以示外人東宇乃于一舍姪處見之不惜抄傳至塵尊覽賴得是吾兒見之或當行人必當忍笑不住也駟不及舌矣近吟併已入抄旦夕一一治報伴食乃宰相事某不敢當俟來世三字此前輩著書立言不斷令人知之之意然高作大篇短章每出為汗漫奇詭有一瀉千萬里之勢有爬痒鑒貌之快令人駭視退立亦何待來世而後知之哉年高氣

衰病痛宜多儻未至甚姑以為樂可也某于書味自真
比來漸覺精神減怯最是兩視花眩常如在雲霧中肢
節酸疼亦不耐煩苦只飽飯而嬉某又不甘如此姑當
順其力之所堪勝而為之生老病死時至即行不怛化
也聞先生飲啖健甚此壽之理方虛谷令年七十四歲
亦然更告致重為禱此外勿吝時時文書所謂謔語亦
難盡絶要好誠謔相半如何要之吾二人至契只説着
自身及家事及閒談文字亦何嘗不樂何嘗無味而必

欲滿幅滑稽何哉前嘗稟似端切矣不吾聽亦惟命即日尊年嫂恭人尊懿候多福令子令孫合堂台婘均安某謹謹附起居問兼謝東宇言即有人回便急拜此伏乞尊照

八

某二月三十日拜答後非無拜書之志而東宇于其令嗣之來而即去與其自為納婦而歸也卒不令知之某又實不及知以是忽忽六閱月無嗣音未始不憮然也

秋半涼新尊侯康佳尊嫜均祉近作必富無從借抄徒切跂慕某淺于學弱于才茲事終不能與作者抗衡年益高聲望日益下已矣已矣惟天地父母所以與我之本然者兢兢自持毋致玷失甘貧耐辱老當益堅他日或可全而歸之此為僅僅者而猶未敢謂之能也所許屢和高作一蹉過後終是鼓舞不起欠負欠負然亦有由某自三月後率是易病難愈可笑四月初十起連三日吐瀉既小定將理及月而後全安然口飯比常減半

至邇日甫覺差勝耳交秋隨例感冒痰癩大作亦看看一月始得復常大率年邁則氣衰氣衰則宜其病之易而愈之難也前輩曰安知他日不難于今日乎一笑復一笑累輩相扶持苟安如常冣小孫甲午十二月生者今年三月甫入學頗易教稍慰意先生六孫比某多其一近有所增益否當次第授讀此一件關係老人況味逸少公所為絕甘分少以為樂者也穡事大稔庚子遂為樂歲奇遇奇遇方虛谷獨處古杭十年健于飲啖其

為文益閎肆研深當為獨步吳元鎮賀州杜門著書有真樂汪逺翔三子皆仕少者尤佳諸孫鼎盛陳弗齋二子一仕一求仕生蒙厚三女適人皆得男輒夭二子尚未有男也恐欲一知令姪寓老子宫甚適尚不失本來面目某似無所措力而不敢不稱美也春中教尊諭欠報惶恐某冬歸遂決意跧伏不堪復出矣儘歲除前尚可寄書未間珍重是禱

九

某十月初三日東宇以九月二十二日尊翰至真是答書雜以諧語每書之末為寄聲累輩同年有情如此感喜何限然所謂未卜嗣會未卜嗣音者語意欠審嗣會誠未易言若東宇在此嗣音易矣縱子不嗣某忘之乎前二年是元鎮書來曰相見欲期夫兩地相距可一二日程而云爾何恝也元鎮是形容其杜門堅壁之意然其語無味姑置之東宇歸謹奉狀輒因示教内所和雲峯之作次韻八首更奏二首共為十首因償前欠而第

六孫之和亦在其中不揆蕪穢亦不能一一具題併仰體尊意稍入滑稽東坡忍笑讀李端叔詩某不敢避笑特以是獻笑也忍否一唯尊意某藉庇入秋後穩健明年仍未能辭舊館東宇易館仍相近正二月之交又望報書二月以後又可拜書矣未間為斯文珍重是祝尊嫂太安人齊眉尊安令嗣二位詩學兩優六令孫聰明日發俊茂可人某敢附拜興居問不備

與餘學胡先生書

文敬所

杲繡水之聚樂莫樂而雲深之離悲莫悲也遯翁月泉諸朋友甚以梅巖倏去為慽既而觥籌杖屨儘多樂意清風明月恨無玄度耳薌溪之餞者二十餘人而磐菴鶴丹又别于武溪寒林下嶔崎歷落之蹟何以得此于冠葢里中諸名勝也自念參差槐市而不一識面乃得晤言於青山白紵鶻袍蠶葉之場諧歎彌月自以為平生朋友樂聚無踰此者别數年来宇宙大變出一生于萬死而又得與梅巖結迂叟康節鄉人之好欣幸之餘

感慨係之矣鳳山非不可寄者葢以天寒歲晚不欲煩
起居亦恐未必能遽為叔夜命駕也顓介貼書詞嚴誼
密知體中小不佳春煖則痛鬱之疾當自平寧承教除
夕雷詩雄健快著玉川月蝕長歌子美地動聯句不能
過也第恐為鬼者自能念咒作法起雷以怖人未必畏
雷而雷反為其所役也呵呵柳儀曹文大冊楷字得之
如至寶感激感激豚肩籠餅之貺何厓如之可與田父
共作社矣獠奴龍鍾兩足峻坂以口腹累人滋愧滋愧

興無租詩可圖秋老一簾煙雨外雲間三徑夕陽邊白衣到處無聊賴拂拭唐書具酒錢又亂道賡前韻云柳堤誰為起三眠半掩柴門豆雨天白酒山中詩未了青燈帳外夢初圓欲將心事追陶輩試逐秋光到菊邊莫營西風斜破帽吾寒猶幸不租錢第曹墻西壘主天一方思公子兮離憂未嘗不一飰五起而斕然封錦歟歟層重雪手剥復恍若長虹入室而跨氷懸也幽牎受用瞬至周全當如何其喜某癖痼風月分老漁樵修同大

堤之氣韻東華九街之塵腴年來夢亦不到予平之債咄咄迫人尅以此月十六日去家而飭猿守戶戒鶴護雛髩鬅誠齋老仙朝天故事者方整也

慰胡濟鼎喪母書　　陳定宇

某茲者不意慶門凶變壽母太安人奄棄榮養執事孝誠天至愛敬兩全考叔之羹將有待而遺孟宗之鮓將有待而寄一旦遽遭此變何以堪諸自茲以往返哺而烏何在卧冰而魚空肥其為哀慕益可想見者耳茲問

傷悼曷勝即欲一詣緫帷以哭以唁家事如蝟酬應不遑外奔內馳日不暇給忽忽歲虵赴壑矣既躬造之弗獲又隻字之復稽緩寬度不督過之愚獨不愧于心乎是用拜此以代面慰更望節哀順變勉進饘粥以顯揚自期是所願望令昆季翰學至孝不果別狀意不此殊統祈親照

復潛齋書　　潘滋

胡梅巖先生集遞承尊命責滋校訂藏之篋中今三年

矣未嘗敢輕讀近因吾舅督之甚切且限以是冬必卒業俗冗之隙乃始一開卷讀之累日然後知其為世間一等奇文字余何敢容易于邊旁着筆哉朱子所謂不讀某的書看不得某的文字無梅巖胸中之雲夢殆未易遡其筆底之波濤也間亦罄其愚思似亦稍有所得惜乎是書叅訛太甚須遲以歲月方可成就近又有叔母之戚與筆硯踈者已經旬矣第恐吾舅留意之深故疊疊言之尚寬督責幸甚幸甚嘉靖乙酉臘月廿六日

愚甥潘滋頓首拜三舅潜齋執事下

又

愚甥潘滋頓首拜啟潜齋舅父先生下執事滋既校梅巖集為叙文一通以復我舅之命矣仲隨弟至復傳我舅之訓曰昔梅巖嘗註易四書又註唐詩感興詩而叙不及之何也予曰明陰陽之奥推象數之原豈不謂註易與發前賢未備之論開後學難通之旨豈不謂四子與昔雲峯文每篇言易而易未嘗不在梅巖文不必言

易而易亦未嘗不在是故本之六經敷為文辭博其文
辭收功于六經二公之家法于竊好之將字字校之于
大義遺焉予豈敢乎哉仲隨歸庸再拜謝不敏必能原
察呵凍拾楮惶懼惶懼辛夘仲冬廿日具

先生宋咸淳四年陳文龍榜進士官止貴池縣尉
于經于四書皆有註國朝采入大全書著媒嫈問
答則篁墩程學士采入新安文獻志註朱子感興
詩則少尹括蒼葉君嘗刻之縣齋註唐詩則僉憲

石磷潘君刻之闕中惜天下不見其全書耳璉侍
先大夫于庠于宦蒐輯遺文勒成此編屬予甥潘
滋校正寶藏于家有年矣昔揚子雲有言存則人
亡則書璉為是懼幾欲刊布惜力未逮及是始克
壽諸梓與同志者共之嘉靖十有八年秋七月既
望族孫胡璉識

梅巖文集卷十